

他盼附近的地铁线路早日开通。街角那边早就围起高高的挡板,里面有两层的简易工房。人行道内侧原来栽种着一排海棠树,前几年春天曾是他来回溜达的地方,树下还有两个长凳,他也经常坐在长凳上看车水马龙。今年春天再去,海棠树全给挖走了。他懂,那说明树底下就是地铁工程。马路另一角建起高高的水泥搅拌站。挡板也出现在马路上,车辆到那地段要按闪烁的路标灯慢行。混乱的街景意味着好的前景。虽然至少还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有一个可供晚餐后从容散步的新人行道,这些日子他还是忍不住要到没有了海棠树的杂乱环境里去漫游,有时也还要垫张报纸坐到那张长凳上,望着马路上的车流想心事。

那长凳,近日晚饭后,常有修地铁的工人占用。那日,他走过,长凳上的一个工人,还没摘去安全盔,抽着一支烟,见他,便从凳子中央挪到一边,意思是给他让出一半可坐。这是礼貌,充满善意。他没坐,站在那工人前面,有一搭没一搭说起话来。问答间,知道那师傅来自南方很远的省份。地铁施工纪律很严,进入施工区域绝对禁烟。问施工情况、进度,听那口气,是需要保密。宿舍



当八里桥战斗打响以后,僧格林沁才知晓,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人,歼灭敌人主力。由于胜保所部溃败,僧格林沁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英军展开英勇激战,双方伤亡惨重。上午9时,英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与僧格林沁部对抗,一部分向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僧格林沁分兵无术,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他率军退至朝阳门东边。

东路的瑞麟部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致使法军第1旅顺利地占领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并协同法军第2旅攻占了八里桥。瑞麟部也逃到朝阳门东,与僧格林沁部会合后,一齐退至朝阳门。中午时分,联军在占领了八里桥附近的几处战略要地后,停止前进。至此,八里桥保卫战以清军失败而告结束。

1860年9月22日,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

八里桥血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抵抗。从客观条件上看,清军占有着极大优势,具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作战也不可谓不勇敢,但战斗的结果仍是清军的败北。究其原因,首先是清廷的和战不定,造成前线将领的无所适从,严重影响其抗战的决心和准备。一旦战事失利,就立刻撤出战斗。其次是僧格林沁兵力部署的失误。他没能将主力布置在敌人主攻八里桥的必经之地,错误估计敌人兵力布置,进而将弱势的胜保部摆放在最关键的南路。胜保部的失败,给清军造成了严重的被动局面,致使僧格林沁的补救措施未能发挥作用,终至全盘皆输。最后,在敌我武器装备上,清军远逊于联军。清军的杀敌斗志很高,但仅凭长矛和弓箭及有限的火器,难以抵得住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击与敌炮散弹的轰击。

此役失败为英法侵略联军铺平了进京的道路,古老的北京面临着世纪的厄运!

位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是清朝统治者靠榨取人民的血汗,经过一百五十多年扩建经营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它综合了中外建筑之精华,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稀世典籍和珍贵的历史文物。1860年10月初,联军占领圆明园,在恣意抢劫破坏之后,又放火焚烧,一座世界上最瑰丽多姿的宫苑杰作就这样毁于英法侵略军之手。连当时在场的英国强盗戈登,也不得不供认:“我们就是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10月13日,北京留守当局向英、法投降,交出安定门,联军兵不血刃控制了北京城。10月下旬,清政府代表、恭亲王奕訢与英、法代表先后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游览了几天。回来家里又有些事,好多日子没有再往那人行道的长凳去。那天终于有了闲空,漫步过去,远远的,就见张师傅站起来招呼他,忙加快脚步过去,竟有些亲人重逢的感觉。

张师傅问他:“怎么好多日子没过来?是不是病了?”他就说:“谢谢你关心!没病。身体精神更好了,因为去承德避暑山庄旅游了!”张师傅让出半边长凳,还给他铺上事先准备好的报纸,他坐下,注意到张师傅自己并没垫报纸,直接坐在长凳上。张师傅还问他:“我能抽烟吗?”他点头:“当然!”张师傅问:“看见山庄内午门挂的那个匾啦?康熙皇帝的御笔,他把避暑多写了一笔,是不是?走之上头最右边的那个辛,他底下写成了羊字,他皇帝,就能乱写字,这么多年就都由着他!”他吃惊,张师傅怎么对避暑山庄如此了解?张师傅又兴冲冲地问:“去看烟雨楼啦?那楼名儿,是乾隆皇帝从唐朝杜牧的诗里受启发,给取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他

不免猜:“你去游览过?去那里参加过修复工程?有亲戚在那边?”张师傅笑:“全没猜对。”

张师傅告诉他,这辈子,还没旅游过。就是北京,来做工这么多年了,只去过天安门,没进过故宫,没去过长城、颐和园。那他们怎么对承德避暑山庄那么

了解呢?道出谜底之前,张师傅先问:“你的书,包书皮吗?”他答:“我是有包书皮习惯的。心爱的书,给包上书皮,叫书衣,有时候,还会在书衣上写些评价、感悟。我儿子小时候好像也包书皮,但是孙子的书就不包了,看过随手一扔。”

张师傅就讲起自己的故事。他上学的时候,每到新学期发下课本,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包书皮,会包得很结实,前后右边的两个角,会包成三角形的护封。是在初三上学期的时候,母亲病重,求医用药花费大,父亲就跟他谈,只供他这一学期了,他也立志要早些外出打工挣钱给母亲治病,所以,那一次领到课本,他就格外用心地包书皮。包书皮需要挺括的画报纸,那是很不容易弄到的,幸好邻居家有



在四十五年前,我还是个天真的“红领巾”,平时酷爱阅读儿童文学刊物,屡屡忘记做作业回家。有次,教语文课的班主任收作业簿时,我稀里糊涂地随手从书包里抽出一个本子递过去。刚转身要走,却被老师一把拖住,回头一看:糟糕,她手里拿着的分明是一册《儿童时代》!老师稍稍一怔,便含笑道:“你将来应该当作家哦!”顿时,我的胸口一阵鹿跳,仿佛内心深藏的一个秘密突然被点穿。当晚,我做了一个梦——自己真的成了小说家、诗人,作品出现于书店……

梦,毕竟是梦,做了好多年都没能变为现实。然而,我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中学到农场,陆续向报刊投寄了几十篇短篇小说,还有许多诗歌。由于它们太稚嫩,不是收到“不拟采用”的铅字通知,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并未气馁,反而更加认真地埋头读书,笔耕不止;有时受到讥讽,便振振有词地回答:“英国作家约翰·克里斯在发表处女作前,收到过七百四十三封退稿信呢!”

正因如此,我在农场待了数年得以顺利考入高校。一天,班长兴冲冲地通知:“下午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啊,突然很想念腊梅的香气。一种没一丝暖昧暖意的冷冽的香气,纯洁好似刀片一样的香气。

不过它不浓,不经意间就突然闻到,可继而用力一闻,又找不到了。

这个雾夜,想起小时候曾化开一根蜡烛,将热蜡滴到食指尖上,待凝固了再小心剥下,做蜡梅的花瓣,再用蜡粘到枝上。如今这梅树上一树的花,倒显得太满。

这个空气里充满了可怕微粒毒物的晚上,走过湿漉漉的小径,循着香气去探梅。雾霾里,梅的香气像汪洋里的一条船那样飘过来,满树的花朵在夜色里泛出白色,其实是淡黄色的。这时就是不知道应该想起宋词呢,还是想起波特莱尔的诗歌更合适。



释文:月亮代表我的心 篆刻 陈茗屋

个阿姨是县城里的干部,能给他上好的大画报。那次给他的画报,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承德避暑山庄,他先细细地阅读了,再用来包课本,给语文课本包的



周谷老要来做学术报告!”当年在复旦大学,师生们习惯称周予同教授为周予老,称周谷城教授为周谷老。周谷老走进教室时,先向大家谈了治学主张,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博大精深”四个字,并说:“‘博大’与‘精深’似乎难以兼顾,其实它们能够有机地结合,而且相辅相成……”这番话,使正在“梦境

童年那个彩色的梦

朱少伟

中有点彷徨的我悟透西方名谚“条条大道通罗马”之含义,毅然改变初衷,凭借自己兴趣广泛的特点,课余写作由专攻短篇小说、诗歌转向主要撰“散文”。1980年秋,我的处女作《“国际法之父”越狱记》发表了。真是“凡事开头难”,从此我竟“文运亨通”,几乎每月都收到稿费汇单,还在校团委举办的“学生作品展”中名列前茅;而且,在《新民晚报》复刊不久,我的文章便有幸亮相于“夜光杯”,着实让不少同学羡慕。在此基础上,我的文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有一位领导同志说:“现在到菜场看看,有‘放心菜’。那就是说,其他的菜是不放心的啰!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弄得老百姓不知道吃什么好,我真是于心不安。”还有媒体揭露出来毒大蒜、毒生姜等事件,使现在城里人越来越关注农药残留、蔬菜污染问题。发展城市菜园,关注阳台种菜的人越来越多。

我在阳台种菜已有两年了。初衷是种点自己喜欢的菜,虽不能自给自足,但在自己休闲时的自娱自乐的同时,还可以吃点时鲜菜。我家有一个8平方米的凉台。我在凉台的栏杆下垫上一排木板,上面并排放上直径30厘米的花盆,装满调配好质地比较疏松的营养土。

春天种下杭椒、西红柿、生菜、黄瓜、丝瓜。秋天我再种一次杭椒、生菜,还种胡萝卜。杭椒、生菜和西红柿生长很快,很少生虫,我最喜欢。丝瓜和黄瓜要牵藤,我嫌麻烦,只各种了2棵。

杭椒维生素C含量丰富,小的时候不辣,长大了就带辣味,我种了4盆,每盆2棵,每天都摘,可炒一小盘,家里人有的怕辣,有的爱辣,各取所需。

在阳台上种菜,要防小鸟,要除虫。小鸟经常光顾我的凉台。它最喜欢啄生菜,生菜不长虫,但要防鸟啄。西红柿成熟后变红,小鸟常常飞来啄食,逼得我不得不用塑料袋把它套起来。有时长虫,我不用农药喷洒,大一点的虫,我戴着超市买来的薄膜塑料手套捉;小一点的虫,我就用手捏,有时喷洒一点红辣椒泡的水。

种菜水肥管理最重要。我从不用化肥。到菜场、花市、近郊去买一些鸡粪、豆饼渣和麻孚渣。放进矿泉水的4升空桶内,用水浸泡,浸泡一段时间以后,逼出臭肥水,灌进矿泉水瓶子,倒插在花盆里。用这种办法施有机肥,阳台上不会有臭味。

孙子到家里来玩,也到阳台上帮我们施肥、捉虫、采摘,也让他长一点农业知识。他最喜欢摘西红柿,洗洗就生吃,没有一点污染。

曾把避暑那个部位也写成羊,结果老师扣了他分,他拿书皮给老师看,老师告诉他:“皇帝爱怎么写怎么写,我们不行。”这些少年时代的记忆,他永不会忘。

“王老,”张师傅招呼沉思的他:“你看这马路上怎么又堵成停车场了?”他望着满街的车说:“这不又到小长假了吗?又开始自驾游了。我儿子儿媳他们说是要去承德避暑山庄。”张师傅抽口烟,不像是回应他,更像是自言自语:“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假期旅游,世道就大好了。”

美丽中国顺风万里 苏春生

学创作水平也相应有了较快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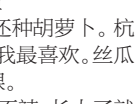
后来,我像做梦似的踏上了文学编辑岗位,并曾主编儿童时代就结缘的《儿童时代》。由于不断努力,我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记得曾与几位作家朋友一起到“纸帐铜瓶室”拜望毫耄之年仍挥笔不辍的郑逸梅先生,我知道郑老广擅博采,著述蔚为大观、雅俗共赏,早年就被誉为报刊“补白大王”;在闲聊中,有人突然挪揄我“应该争取当‘王储’”,自己正惶恐,郑老却幽了一默:“只要你不停步,‘朕’自会考虑!哈哈……”这个玩笑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不能仅止于圆梦,必须接着攀登新的文学山峰。于是,我在闲暇分秒必争地坚持“爬格子”,相继出版了十余本书,还得过全国性的短篇小说奖和散文奖。

去年夏天,我在上海书展签售新著时,不禁又回首往昔,由衷觉得童年那个彩色的梦无比美好!

和妻子一直住在集体宿舍,买了新房当然要好好地计划装修。

阳台上种快乐

万学远



阳台上种快乐

闲吟集

赵首先

八大山人画意

残枝钩残月, 枯荷咽寒秋。 飞虫鸣挽歌, 孤雁别声远。 黄花折金色, 瘦凤削栅栏。 晚秋生画意, 悲凄唱南山。

楼兰遗址

孔雀河水舂雕丹, 黄金丘甲依高寒。 玉门关外龙泉剑, 常使英雄叹气短。

赠师长七十寿辰诗

征尘削平马蹄铁, 流水无痕鬓上霜。 一生勤剪花千树, 乐此田园种桃郎。

听《二泉映月》

丝弦揉肠断, 悲情指上吟。 世间几多苦, 欲问华彦君。